

「抱歉，打擾一下兩位。」

假日早晨，加爾古·瑪庫大修道院，宿舍一樓。

艾黛爾賈特站在林哈爾特房外，叩了叩敞開的木門，引起房裡兩人注意。

「林哈爾特，上週的戰鬥報告只剩你還沒交了。」

「咦？」

林哈爾特愣了一下，轉頭看向坐在椅子上的青梅竹馬。

「卡斯帕爾，你已經交了？」

「當然，打鐵要趁熱啊，我回來那天晚上就交了！」

「說什麼打鐵趁熱，你以前在教會學校，明明都是最後一個交作業的。」

「人是會成長進步的嘛！」

「你進得可真多啊。」

林哈爾特搖了搖頭，知道卡斯帕爾的改變是因為他現在最崇拜的貝雷絲。

他今天來找林哈爾特聊天，也不斷在誇獎貝雷絲的武技，重複講了四五六七八九次……林

哈爾特聽到耳朵長繭，不用想都會背了。

「林哈爾特，你什麼時候能交報告呢？」

「唉。」

面對微笑提問的艾黛爾賈特，林哈爾特嘆了口氣。

「今天傍晚吧，我寫好直接交給老師嗎？還是先給妳？」

「你寫完先放在黑鷲教室，我一起拿給老師。」

「好，知道了……」

「學生是無法逃避作業的，既然覺得麻煩，你何不提早處理呢？」

「早完成跟晚完成，都要花費同樣的力氣啊。」

「雖是如此，早點完成，你就不用一直牽掛……」

艾黛爾賈特說到一半突然停頓，無奈地扶了扶額。

「你完全沒放在心上，對吧？」

「人各有志啊，殿下。我的志向就是什麼也不管，悠悠哉哉度過每一天。人的出身無法自己決定，但未來想怎麼生活，應該取決於自己吧。」

「你以後不打算繼承家業？」

「嗯，讀士官學校是我最後的義務，畢業後我想離群索居，當個自由自在的紋章學者。」

「是嗎？以你的才華，肯定能為世界做出莫大的貢獻。」

「……承蒙賞識，但我怎麼覺得妳話中有話？」

「你多心了。卡斯帕爾，麻煩你幫忙監督他，我還有事，先告辭了。」

「好！交給我吧！」

卡斯帕爾一口答應，朝交辦任務的艾黛爾賈特敬了個軍禮。

「卡斯帕爾，你背叛我……」

「什麼啊？別說傻話了，趕快寫完交給老師吧，我也想快點看到老師回我的評語！」

林哈爾特沒有理會他，默不作聲地望著艾黛爾賈特離去的背影。

「喂、林哈爾特，別發呆了！」

「卡斯帕爾，你不覺得她最近給人的感覺變了嗎？」

「你說艾黛爾賈特？」

「嗯，她以前對我說教時總是氣勢凌人，今天這麼溫和，還一直微笑，感覺真詭異。」
「經你這麼一提——我昨天跟她擦身而過時，也看到她一直在偷笑呢。」

卡斯帕爾撫著下巴，望著天花板回想。

「不知道在想什麼，表情超級開心的。」

「是喔？她到底發生了什……」

「先別管那個了，報告、報告！快點寫吧！」

「唉……你這個背叛者。」

絲毫不知道兩位同學正在議論自己，艾黛爾賈特走上通往食堂的階梯。

她邊走邊看向釣魚池畔，今天是大成長期，老師這時間很可能會來釣魚……

啊、她果然在。

艾黛爾賈特微微一笑，在圍牆邊挑了個最佳角度，悠然遠望正在魚鉤上裝餌的貝雷絲。

今日，天朗氣清，諸事皆宜。

進入青海節後，大修道院周遭區域總是放晴。

上一節不分晝夜的連綿細雨，隨著陽光灑落大地，逐漸從人們記憶中蒸騰散去。

唯有艾黛爾賈特的心境還停留在花冠節，停留在收到老師贈花祝賀的誕生日當天。

美麗的花朵在艾黛爾賈特精心照料下，綻放得比當時更加豔麗了。

但她始終覺得，那些花最漂亮的時間，是被貝雷絲捧在手裡遞來的那一刻。

「呵呵，老師真的很喜歡釣魚呢。」

暖洋洋的日照下，溫風拂過臉頰，微笑觀察老師的艾黛爾賈特忽然打了個寒顫。

流風輕觸肌膚的觸感跟液體類似，讓她腦中一瞬間閃過了小時候的記憶。耳邊響起兄弟姐妹們的囁語、痛喊、哭叫……他們都消逝在黑暗中，再也沒機會跟她一樣，站在太陽底下畏懼陰冷的過去。

——妳必須斬斷扭曲的連鎖，別讓任何人成為妳的弱點。

聽從炎帝的建議，艾黛爾賈特掛回笑容，緩緩走下階梯，來到專心釣魚的貝雷絲背後。

「老師……」

「先等我一下。」

正好有魚上鉤，貝雷絲忙著拉竿收線。

身為未來的皇帝，順位居然被排在一條魚後面——

不得不說，艾黛爾賈特真的很受打擊。

本來她燃起鬥志，想用行動證明，只要有炎帝加持，她一定不會輕易被老師動搖。

結果，老師簡單一句話便往她頭上潑下一盆冷水，不僅火焰熄滅，鬥志也粉碎溶解了。

反而成功證明為時已晚，老師已經成為了她的弱點。

貝雷絲老師

——等等，為什麼我又開始思考跟目標無關的事了？

艾黛爾賈特按著額頭，對自己暗嘆口氣。

她進入士官學校就讀，最重要的目的是伺機奪取聖墓中的遺骨。

卻總是不自覺轉開視線，追隨著貝雷絲的一舉一動。

貝雷絲是黑鷺學級導師，她身為級長，有太多名正言順親近老師的機會。

擁有這項優勢，艾黛爾賈特既喜悅又苦惱。

她一言不發地盯著正在解魚鉤的貝雷絲，再次捕捉到老師唇邊剎那間展露的笑意。

「讓妳久等了。」

貝雷絲回頭看著艾黛爾賈特，邊說邊走到管理員身旁，跟他借用清水及香皂洗手。

「艾黛爾賈特，妳找我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事……只是突然看到老師，想過來跟妳打一聲招呼。」

最近，艾黛爾賈特光是想起她都會忍不住微笑了，這時望著本人，更是收斂不住唇角。

「嗯。」

貝雷絲面無表情地點了點頭，提起腳邊裝魚的木桶。

「妳還沒吃午餐的話，跟我一起吃吧？」

「好的，老師。」

能留到最後的，才是真正的贏家——

艾黛爾賈特跟在貝雷絲身旁，看到木桶中的鮮魚，笑容裡不禁流露出一絲得意。

「老實說，我經常在想，哪天一定要打破這道分隔世界的『牆壁』。」
數年後，芙朵拉下咽喉，帝國軍陣地。

星光閃爍，燈火通明，佔地遼闊的山谷草地市集裡，商人熙來攘往，絡繹不絕。
帕邁拉之王庫羅德·馮·里剛站在高處，手邊端著一只茶杯，笑著欣賞底下的夜景。

「倒是沒想到，『牆壁』本身成為橋樑，能變得這麼熱鬧啊。」

貝雷絲默默喝著杯中熱騰騰的帕邁拉奶茶，沒有說話。

庫羅德突然單獨找她出來談話，只是需要一個傾聽者。

等兩人喝完手上的奶茶，就差不多可以分別回去了。

「欸，老師，妳跟艾黛爾賈特以後會來帕邁拉觀光吧？」

「嗯。」

「那記得來找我喔，我會為妳們介紹好玩的地方。」

「好，謝謝。」

「哎唷，跟希爾妲說的一模一樣，老師，妳從頭到尾面無表情，說話也變得好簡短喔。」

「……」

「怎麼說呢，妳的改變讓我想到一句話——『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老師現在給我的感覺是最後一層，反璞歸真、恢復了本質，我覺得這樣很好喔。」

「兩位，聊完了嗎？」

這時，艾黛爾賈特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貝雷絲回頭見到她，立刻露出微笑，上前用深紅羽氈包覆她，避免她因山風受寒。

庫羅德看傻了眼。

他遠在帕邁拉聽過芙朵拉帝后情深的傳聞，希爾妲也有事先跟他說「貝雷絲老師現在只對艾黛爾賈特溫柔」，但這差別待遇簡直大到……

「哎呀哎呀，親眼所見，還是讓人震驚不已啊。」

庫羅德笑著擺了擺手，大步走回納戴爾鎮守的營地。

希望神明繼續守護人們，總有一天，這片大地上不再有「裡」跟「外」的區別。

「老師，妳對帕邁拉很感興趣吧？」

「嗯，因為沒去過，我們度蜜月時可以去看看。」

當晚，艾黛爾賈特和貝雷絲借宿在芙朵拉首飾的哥納利爾邸。由於地勢偏高，夜晚相當寒冷，連呼吸冒出的白氣都會被凍住。

客房中，艾黛爾賈特剛爬上床，馬上被貝雷絲擁入懷裡。

「這麼說起來，芙朵拉幾乎每個地方妳都去過了。」

「嗯，我很期待以後跟妳一起去。」

貝雷絲摟住艾黛爾賈特，以手指輕柔地梳理著她的髮絲。

那觸感舒服到讓人想睡，艾黛爾賈特的意識漸漸朦朧起來。

「那麼，我必須更加、更加努力……才行……」

「不用著急，我們一起努力。」

貝雷絲守著艾黛爾賈特入睡。

聽著均勻的呼吸聲，她低頭吻了吻艾黛爾賈特的臉頰。

晚安，艾爾。

貝雷絲沒有發出聲音，用唇語溫柔地說道。